

## 编辑说明

《列宁选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事业不断推进的形势下,为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需要而编辑的列宁著作精选本。1960年,四卷本《列宁选集》第一版问世,译文选自《列宁全集》第一版。1972年,我们对第一版篇目作了部分调整,对译文进行了校订,出版了《列宁选集》第二版。1990年《列宁全集》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之后,我们充分利用全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于1995年编辑出版了《列宁选集》第三版

《列宁选集》第三版同第二版相比有较大调整,力求以更加合理的结构和精审的编目,完整准确地反映列宁思想的精华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为了推进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帮助读者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科学内涵,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列宁选集》第三版着重增选了反映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的文献,同时还精选了列宁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著述。实践证明,《列宁选集》第三版的编辑思路是正确的,文献选录是精当的。这个版本对广大干部群众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今天仍然是理论学习和理

其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

本卷收录了列宁为纪念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写的文章。列宁在这些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三位作家、诗人的作品和思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列宁为纪念托尔斯泰 80 寿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指出，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见本卷第 241 页）列宁剖析了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他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却又疯狂地宣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他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一切假面具，同时却鼓吹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是 19 世纪最后 30 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是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一面镜子，是俄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

列宁为纪念赫尔岑诞生 100 周年而作的《纪念赫尔岑》一文，评述了赫尔岑的历史地位，指出他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俄国达到了当时最伟大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越了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唯物主义；他已经走到

5. 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	352
6. 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	357
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13日或14日) .....	365—368
论民族自决权(节选)(1914年2—5月) .....	369—402
1. 什么是民族自决? .....	369
2. 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	375
3. 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	378
4. 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	383
5. 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 的态度 .....	388
10. 结束语 .....	398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 以前) .....	403—410
*辩证法的要素(1914年9—12月) .....	411—412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节选) (1914年11月) .....	413—448
序言 .....	413
马克思的学说 .....	418
哲学唯物主义 .....	418
辩证法 .....	421
唯物主义历史观 .....	423
阶级斗争 .....	426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428
价值 .....	428
剩余价值 .....	430
社会主义 .....	439

战壕联欢的例子 .....	525
秘密组织的意义 .....	525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	526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	527
关于民族自决权 .....	527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	529
资产阶级和战争 .....	529
工人阶级和战争 .....	531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	532
第三章 重建国际 .....	535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	535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	53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	541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	542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年) .....	543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年) .....	544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 .....	544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年) .....	546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	547
我们党的任务 .....	550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23日〕) .....	551—555
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	556—560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 .....	561—574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	561
2. 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	562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同联邦制的关系 .....	564

定性给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关于价值理论,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sup>①</sup>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做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纪下半叶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纪初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明这种激烈的情况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全民族的敌人,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50页。——编者注

党<sup>14</sup>、比利时布鲁凯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sup>15</sup>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民族条件和历史因素极不相同。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里现在实质上已经是按同一条路线进行的,这表明比30—40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那时在不同的国家里相互斗争的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类型的倾向。现在在罗曼语各国出现的“革命工团主义”<sup>16</sup>这种“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趋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对它加以“纠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总是不求助于过去被人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求助于现在被人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学说。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还没有经受过同任何一国社会党的实际的大搏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

#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sup>17</sup>

(1908年5月15日〔28日〕以前)

1. 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不承认,那么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

如果承认,那么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

2.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做是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说康德主义是不可知论的变种?<sup>①</sup>

3. 报告人是否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

4.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断是正确的?<sup>②</sup>

5.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1编第4节《世界模式论》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278—279页。——编者庄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06—508页,第4卷第280—282页。——编者庄

谟著作的法译本序言的作者、一个同马赫相近的派别的哲学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毕雍（F. Pillon）说得对：在休谟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各种不同知觉的群”，都是“意识的要素，印象、观念等等”；问题应当只在于“这些要素的类集和组合”<sup>①</sup>。同样地，英国的休谟主义者、“不可知论”这个确切名词的创造者赫胥黎，在他的一本论述休谟的书中也着重指出：休谟把“感觉”看做“原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但是，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以心的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休谟不是十分彻底的。“他（休谟）认为实在论和唯物主义是同样可能的假说。”<sup>②</sup>休谟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红色和蓝色，玫瑰香，这些都是简单的知觉……一朵红玫瑰给我们一种复杂的知觉（complex impression），这种复杂的知觉可以分解为红色、玫瑰香等等简单的知觉。”（同上，第64—65页）休谟既容许“唯物主义立场”，也容许“唯心主义立场”（第82页）：“知觉的集合”可能是费希特的“自我”所产生的，也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real something）的“摹写，甚至是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sup>30</sup>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中交替出现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做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sup>③</sup>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

---

① 《休谟的心理学。人性论……》，沙·雷努维埃和弗·毕雍合译，1878年巴黎版序言第X页。

② 托·赫胥黎《休谟》1879年伦敦版第74页。

③ 《狄德罗全集》，J.阿塞扎编，1875年巴黎版第1卷第304页。



他如此地……不谨慎，竟不替自己的哲学想出“新的”称号，而直截了当地宣布他和马赫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上引版本第326页）！毕尔生认为自己的家谱是直接来自贝克莱和休谟那里续来的。我们在下文中将不止一次地看到，毕尔生的哲学按其完整性和思考的周密性来说，大大地超过了马赫的哲学。

马赫特地表示自己是同法国物理学家皮·杜恒和昂利·彭加勒一致的<sup>①</sup>。关于这些著作家的特别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哲学观点，我们在论新物理学的那一章中再讲。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彭加勒认为物是“感觉群”<sup>②</sup>，而杜恒也顺便说过类似的观点<sup>③</sup>。

现在我们来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承认他们的最初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又怎样在以后的著作中修改这些观点。

## 2. “世界要素的发现”

苏黎世大学的讲师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曾用这个标题写了一篇关于马赫的文章；他几乎是德国唯一想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的著作家。<sup>④</sup> 我们应当为这位天真的讲师说句公道话，他本想好心好意地帮马赫主义的忙，结果反而弄巧成拙。问题至少是提得明确而尖锐的：马赫是真的“发现了世界要素”吗？如果是真

---

① 《感觉的分析》第4页。参看《认识和谬误》第2版序言

②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有俄译本，前见各处。

③ 参看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第6、10页

④ 弗里德里希·W.阿德勒《世界要素的发现（为庆祝恩·马赫七十寿辰而作）》，载于1908年2月《斗争》杂志32第5期，英译文载于1908年4月《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33第10期。这位阿德勒的一篇文章34译成俄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

(2)把感觉叫做要素；

(3)把要素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后者依赖于人的神经,一般说依赖于人的机体,而前者不依赖于它们；

(4)把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说成不是彼此单独存在的;它们只是一起存在的；

(5)只能把这种或那种联系暂时撇开；

(6)把“新”理论说成是没有“片面性”的<sup>1</sup>

这里的确没有片面性,然而却有彼此对立的哲学观点的杂乱混合。既然你们只是从感觉出发,那么你们用“要素”这个字眼就无法克服你们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只是把问题弄糊涂,胆怯地躲开你们自己的理论。你们口头上在消除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的对立<sup>②</sup>、唯物主义(它认为自然界、物质是第一性的)和唯心主义(它认为精神、意识、感觉是第一性的)之间的对立,你们实际上又马上放弃自己的基本前提,重新恢复这种对立,偷偷地恢复这种对立!因为,如果要素是感觉,那么你们连一秒钟也没有权利认为“要素”是不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意识而存在的。既然你们承认这种不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感觉的物理对象,这种只是通过对我的视网膜的作用而产生感觉的物理对象,那么,你们就是可耻地离开你们的“片面的”唯心主义而转到“片面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了!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视网膜时才是感觉(如自然科学迫使你们承认的那样),那么,这就是说,光线落

---

①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中说:“人们通常把要素叫做感觉,但由于在感觉这个名称下已经有了一种片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宁肯简单地讲要素”(第27—28页)

② “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感觉或现象与物的对立消失了,一切归结为要素的结合”(《感觉的分析》第21页)

夫先生的接吻好一些。

称赞马赫没有向唯物主义屈服的奥·艾瓦德,也以同样的方式讲到原则同格:“如果宣称中心项与对立项的相互关连是不能回避的认识论的必然性,那么,不管用怎样醒目的大字在招牌上标着‘经验批判主义’,这仍意味着抱有与绝对唯心主义毫无差别的观点(绝对唯心主义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应当说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没有人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它认为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异在”)相反地,如果不一贯坚持这个同格而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那么,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特别是倒向超越的实在论一边的可能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上引著作第56—57页)

以艾瓦德为笔名的弗里德兰德先生把唯物主义叫做形而上学和超越的实在论。他本人拥护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因而完全赞同马赫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是最粗野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第134页)。讲到唯物主义的“超越”和形而上学性,他和巴扎罗夫以及我们的一切马赫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论述。这里重要的是要再一次指出:这个想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伪学者的奢望实际上是怎样幻灭的,以及问题是怎样尖锐地不可调和地提出来的。“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就意味着(如果把喜欢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矫揉造作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的,而这就是唯物主义。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下(“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心理和物理方面是同一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这是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真理,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容易透过阿芬那留斯、舒佩、艾瓦德和其他人的

抬出一些“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不学无术的考茨基<sup>①</sup>,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恩格斯!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被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路·费尔巴哈》的同一页上讲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恩格斯把他们看做是企图使早已被驳倒的康德和休谟学说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论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儿的切尔诺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议论中所要驳斥的正是这些(在马赫主义看来是)权威的糊涂教授们!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费尔巴哈在这些论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说深刻不如说机智的见解,接着恩格斯继续说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 Schrullen)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 unfaßbaren——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上引书第16页)<sup>②</sup>

维·切尔诺夫先生引完这段议论,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

① 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195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0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279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不是译成“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直译),而是译成证明思维“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于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矛盾被异常简单地排除了”,“结果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样,也肯定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彼岸性了”(上述著作第34页注释)。

请同这位每说一句话就增加好多糊涂思想的伏罗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这就是无知。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跳过这一条的第一句话,不想一想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andliche Wahrheit)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这就是无知或极端的马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断言似乎可以从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普列汉诺夫只是转述而不是翻译)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拥护思维的彼岸性,这也是无知。因为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其中包括贝克莱主教所攻击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见《代绪论》),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物”,或者是“自在客体”的复写。当然,那些想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汉诺夫的自由转述的,但是必须细心推敲马克思的言论,而不应该伏罗希洛夫式地卖弄聪明。

有一种情况指出来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一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细心推敲马克思的《提纲》,而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哲学专家,有时候倒比较认真。我知道这样一个著作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且为此还探讨了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著作家就是阿尔伯·莱维,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2部分第3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

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在不可能有人类经验的任何“社会性”和任何“组织”的时候，物理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等等。关于这些我们不再重复了。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揭穿马赫主义哲学：它给客观性下这样的定义，就会使宗教教义也适合这个定义了，因为宗教教义无疑地也具有“普遍意义”等等。再听一听波格丹诺夫往下说吧！“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客观’经验决不是‘社会’经验…… 社会经验远非都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它总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而它的某些部分和其他一些部分是不一致的。鬼神可以存在于某个民族或民族中某个集团（例如农民）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但还不能因此就把它包括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或客观的经验之内，因为它们和其余的集体经验不协调，并且不能列入这种经验的组织形式中，例如，因果性的链条中。”（第45页）

波格丹诺夫自己“不把”关于鬼神等等的社会经验“包括”在客观经验之内，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以否定信仰主义的精神来作出的这种善意修正，丝毫没有改正波格丹诺夫的整体立场的根本错误。波格丹诺夫给客观性和物理世界所下的定义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宗教教义比科学学说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人类的大部分至今还信奉宗教教义。天主教由于许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和一致起来的”；它无可争辩地可以“列入”“因果性的链条”中，因为宗教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现代条件下宗教得到人民群众的信奉，决不是偶然的，而哲学教授们迎合宗教的意旨，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如果说这种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的和无疑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宗教的经验与科学的“经验”“不协调”，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根本的差别，而波格丹诺夫在否认客观真理时却把这种差别抹杀了。无论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说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是和科学不

## 5.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亚·波格丹诺夫 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中主义

波格丹诺夫的这一发现写在1906年《经验一元论》第3卷的序言中。波格丹诺夫写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意思,同我刚才所说明的真理相对性的意思差不多”(第V页),就是指否定一切永恒真理,“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不坚决果断,就在于他透过自己的全部讥讽言论,流露出对某些尽管是可怜的‘永恒真理’的承认。”(第VIII页)“在这里,只有不彻底性才会容许像恩格斯所作的那些折中主义的保留……”(第IX页)现在我们来举出波格丹诺夫如何反驳恩格斯的折中主义的一个例子。为了向杜林说明,凡是奢望在历史科学中发现永恒真理的人会局限于哪些东西,会满足于哪些“陈词滥调”(Plattheiten),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永恒真理”这一章)里说到“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于是波格丹诺夫反驳恩格斯说:“这是什么‘真理’啊?它有什么‘永恒的’呢?确证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个别关系,这不能作为任何活动的出发点,而且也不会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地方。”(第IX页)他在第VIII页上还说:“难道‘陈词滥调’可以叫做‘真理’吗?难道‘陈词滥调’是真理吗?真理就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它在我们的活动中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它在生活斗争中提供支撑点。”

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波格丹诺夫不是在反驳恩格斯,而是在唱高调。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

## 6.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sup>47</sup>。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即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Ubereinstimmung)所感知的事物的对象(客观)本性。”<sup>①</sup>

请把马赫关于实践标准的言论和上面的言论对比一下。“在  
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通常把**假象、错觉同现实**对立起来。把一支  
铅笔举在我们面前的空气中,我们看见它是直的;把它斜放在水  
里,我们看见它是弯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说:‘**铅笔好像是  
弯的,但实际上是直的。**’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一个事实说成是  
现实,而把另一个事实贬斥为错觉呢?……当我们犯着在非常情  
况下仍然期待通常现象的到来这种自然错误时,那么我们的期待  
当然是会落空的。但事实在这点上是没有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  
谈**错觉**,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  
无意义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像梦一样的错  
觉,这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同样是毫无意义  
的。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00页,第4卷第279页,第3卷第507页。——编者注



为了给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扫清地盘,竭力想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毫不新鲜,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史上的例子看出。在康德与费希特之间有一个戈·恩·舒尔采(在哲学史上叫做舒尔采-埃奈西德穆)。他公开拥护哲学上的怀疑论路线,自称为休谟(以及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的追随者。他坚决否认任何自在之物和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坚决要求我们不要超出“经验”、感觉之外,同时他也预见到了来自另一阵营的反驳:“既然怀疑论者在参加实际生活时承认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并且依据这点进行活动和承认真理的标准,那么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对他的怀疑论的最好的和最明白的驳斥。”<sup>①</sup>舒尔采愤慨地回答说:“这类论据只是对于小民百姓(Pöbel)才是有用的”(第254页),因为“我的怀疑论并不涉及到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只是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第255页)。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同样也希望在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内给这样一种实在论留个地盘,“这种实在论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最坚决的唯心主义者在行动时都不能回避的(sich aufdringt),也就是承认对象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在我们之外存在的”(《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55页)。

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并不比舒尔采和费希特高明多少!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还是以为除普列汉诺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巴扎罗夫嘲笑“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哲学”(《论丛》第69页)<sup>50</sup>,的确,普列汉诺夫曾经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

① 戈·恩·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或关于耶拿的赖因霍尔德教授先生提出的基础哲学的原理》1792年版第253页。